GESAERZANGXI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三十六）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探讨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还有一位人物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这就是与平内罗和琼斯同时代的王尔德，王尔德是爱尔兰的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不仅如此，王尔德还是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由于其卓越创作，曾在19世纪与萧伯纳齐名。尤其他的作品在剧院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广大回响，在19世纪与萧伯纳齐名。他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经典的艺术家。王尔德的剧本创作与平内罗和琼斯的创作很有一番不相同的特征，他的创作甚至走了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作品显得很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王尔德为了表达自己对社会和生活的感受，显示其捕捉到独到的对生命体会，而是去另辟蹊径，去追求一种与社会疏离的生活。王尔德的创作颇丰，然而，真正为他赢得名声的还是戏剧作品的创作。应该说，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都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强烈的影响，在伦敦舞台上他曾经创造过同时上演三部作品的记录，他的剧作被称为自谢立丹的《造谣学校》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作品。

王尔德所推崇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自始至终充满了他的个性特征，尤其其叛逆精神始终成为作品的显著特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特点和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有着一些类似之处，这就是戏剧中较为固定的元素，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其稳定性都是显而易见的。鉴于此，王尔德的戏剧作品定位在对“艺术”的追求上，始终把对“艺术”的追求作为努力的方向。更有甚者，王尔德对作品的唯美主义思想，与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在表演过程中所演绎出来的是一种时代之美，一种人类足迹之美，这种美的表达体现在戏剧表演的所有元素之中，人物形象、服饰、面具、戏剧情节、音乐等都始终坚守着对格萨尔史诗“美”的表达和守望，在莫斯卡人看来，仿佛在格萨尔藏戏演出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审美情趣，无论演出了多少次，观众欣赏了多少次，每次都有新的审美收获，每次观赏都乐此不疲。

莫斯卡人在格萨尔藏戏发展进程中，默默地实践自己的戏剧主张，这就是“为传承而传承，为崇敬而崇敬”，他们注重的主题是“人性”、“人应该有的模样”、“人的德行”等。无论是戏剧理论还是戏剧实践，莫斯卡人的格萨尔藏戏始终沿着这样的旨向演绎并发展着，所不同的是他们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丝毫没有“真理式”的说教，相反，却始终顺其自然，寓主题于剧情的自然发展，故事情节的自然延伸，人物形象和精神的自然呈示，或智趣横生，或庄重典雅，引领观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认知格萨尔史诗，去融入格萨尔史诗，从观赏中汲取格萨尔史诗所释放出的精神魅力，并进而引领观众的当代心理需求，引领观众的当代生活需求，这是一种完美的融合，也是一种拓展精神领域的完美融合，在戏剧艺术最高境界内的享用，这其实才是莫斯卡人的独到贡献。

尽管历史长河已经淹没了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许多真实流程，我们已经无法考究其演绎和发展历程。我之后用了相当的精力考证莫斯卡的又一珍贵文化遗产，这就是莫斯卡的石刻艺术。这些石刻珍品，无论是雕画还是文字，都是一座文化艺术遗产宝库。我在寺庙里认真欣赏过那些石刻浮雕，试图从中找寻到记载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痕迹，我在一块石刻中发现了一些格萨尔戏剧文化元素。这块石板上保存了千年格萨尔的一些内容，其构图轻松自然，看上去仿佛就是随意截取了格萨尔史诗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保存着“长河”中的原始风貌，在内容上寻找不到人为的雕琢痕迹，尽管如此，画面依然饱满丰腴，无顾此失彼的失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浮雕的线条，线条在石板上“行走”是很特别的，其步履包容了很多内容，如刻绘技巧，或力度决定线条的深浅，或刀锋决定线条的走向，线条之直若疾风快步，线条之曲若纤柔婀娜，当连则连，当断则断，甚至“藕断丝连”，这一切都取决于艺人之手、之心、之情。不难想象，格萨尔史诗在艺人情感世界里的“印痕”之深刻、之清晰、之真切、之情郁。深刻则力达，清晰则纯然，真切则感至，情郁则心归。如果说格萨尔史诗是一幅千年前的社会历史画面，那么，莫斯卡的格萨尔石刻就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艺人要在石板上雕刻任何一幅画面，首先要在艺人的内心有一幅甚至若干幅画面，并对这些蕴藏于心的画面有着极富情感的诠释和解读，只有在深刻的感知、认知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艺术创作——石刻艺术。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过程，其间须臾不允许有任何的“囫囵吞枣”，丝毫不可马虎。在欣赏过程中，我经常通过高倍放大镜，仔细端详和阅读那些纤细的纹路，所有的纹路无不是艺人炽热情怀的倾诉和表达。或一树枝、或一叶片、或一山岩、或一河流、或一人物形象，都凝聚着艺人创作时的情感迸发。欣赏这些艺术作品，自身完全沉浸于格萨尔史诗里岭国社会时代优美画面之中，也是自身情感的一种完美释放。我们同样难以考证艺人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所付出的艰辛，诚然，作为与格萨尔史诗有着情缘的人而言，这种创作也不无一种珍贵的精神享受。艺人在创作时究竟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创作过程，是在怎样的心历状态下完成的？这些都是我们难以把握的。

回过头来，再看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所经历的创作过程，并且在莫斯卡反复演出，且与莫斯卡人的情感相交融。我注意到演出过程中的日穷活佛，这位慈祥而智慧的老人，在演出中自始至终付出艰辛。莫斯卡人十分崇敬这位宗教界老人，这位格萨尔藏戏的编导。

我在欣赏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中，很想寻找机会与这位老人交流，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因为他始终忙前忙后，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出中。他的勤奋与执着使那些自封为这个“家”那个“家”的人感到惭愧。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心境状态下得以成功的。

《返回天界》在演出中，真实地反映了岭国时代中的格萨尔王在完成降魔大业之后返回天界的情形，戏剧情节完全依循格萨尔史诗的记载而发展，不仅如此，整场演出还设有戏剧情节悬念，并以此表达人物的精神世界，推动情节发展。这是一种难得的戏剧表达，剧场揭示了岭国时代的真实社会生活，并以演员惟妙惟肖地表演而呈现给观众。剧中的人物形象也表现出岭国时代这个特殊时代中的本质特征，表现了他们在那个时代中对人性和道德的理解，以及他们选择的道德习俗。剧中的人物没有任何的错置，有着对时代的准确判断，从而建构真实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而凸显岭国时代里人们的生活姿态，展示的内心世界，以及藏戏的特殊形式和富有魅力的社会风格、生活方式。

智慧的莫斯卡人在某种意义上，准确地把握了格萨尔史诗中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剧本的创作还是演出，所有都足以证实他们是技巧精湛的剧作家和优秀演员，他们得心应手地通过机智、哲思、演剧诠释了格萨尔史诗的深刻内涵。

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都得心应手地使用了整个剧场。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成功上演，而且周而复始，使得这一剧种在莫斯卡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为此付出艰辛的人们，远离功利，倾心投入，这正是艺术家所需要的道德水准。

我赞美这些为格萨尔藏戏付出艰辛的人们。

KANGZANGMINGSHU 康藏民俗

把石砌技艺发扬光大

——访省级藏族建筑石砌技艺传承人宝来

宝来正在砌石墙。

■杨全富 文/图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丹巴石砌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笔者在丹巴县嘉绒文化研究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梭坡乡莫洛村，探访省级藏族建筑石砌技艺传承人宝来。

在一座具有典型嘉绒民族特色的藏房前，我们遇到了已年近花甲的宝来大叔，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矍铄。老人看到我们后，露出真诚的笑容，伸出双手与我们一一握手，老人那双粗糙的大手里传来不一样的温暖，一股原始的力量瞬间传递给我们。在老人的带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座原始古朴和现代装饰相结合的房屋里。这座房屋共有五层，第一层一半在泥土外，一半在泥土里，是饲养牲畜的圈，分为敞圈和黑圈两部分，连接二楼和畜圈的是一根独木梯，二楼是锅庄房，是接待贵宾以及家人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大门为单扇门结构，窗户较为矮小，三楼为石木结构，窗户为雕花形花窗，大气美观，且采光更好，主要是接待贵宾以及贵宾的卧榻之所。四楼是半开间房屋，除了一间经堂有门独立成间以外，其余三面都是石墙。五层为一间半开间房屋，三面石墙，一面敞亮，无门窗等，主要是堆放杂物之所，五楼顶上有祭塔，每月的初一、十五，老人都要在这里煨桑祈福，并伴以阵阵海螺声。老人等我们参观完房屋后，热情地邀请我们在锅庄房内就坐，为我们烧制了喷香的酥油茶，在烟雾缭绕的锅庄旁，我们席地而坐，呷一口滚烫的茶，心底深处涌动起阵阵暖流。老人很健谈，从他的言谈中不难看出老人曾经历经沧海桑田，曾经在大风大浪中顽强生活。当我们问及丹巴石砌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时，老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侃侃而谈。

老人生于1952年，那时丹巴才解放不久，正百废待兴，虽然那时候丹巴石砌技艺非常高超，然而技艺的传承都是口口相传，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宝来走进了校园，开始学习文化知识。1968年，16岁的宝来小学毕业后，家乡正在轰轰烈烈搞莫洛河坝重建工作（1966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冲垮了整个莫洛河坝，河水倒灌进承包地里，整个河坝都被洪水淹没）。面对这样的大灾难，莫洛人民没有屈服，他们知道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重建一个美丽富饶的家乡。要尽快重建家乡，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修建一座更加宏伟的大坝，恢复承包地。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很多匠人，但由于本村的匠人少，而且原有的匠人们年龄偏大，对于修建大坝这样的工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充当先锋模范作用。

尽管那时宝来不会砌石技艺，不过因为年轻力壮，且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因此村上把宝来安排在石匠组，专门从事河坝等的修复工作。在几个月的修建过程中，村上各位老师傅耐心、细致地指导宝来，宝来对这项工作十分热爱，而且学习热情也很高。大家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宝来还在大坝的墙面上不停的劳作、研究，遇到困难时他虚心向各位老师傅请教。老师傅们也被宝来肯学、好学的作风所感染，他们都毫无保留向宝来传授技艺。有一次，莫洛村的一位老师傅拉住宝来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伙子，砌石技艺和砌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砖块大小相同，形状规整，但是一千个石头就有一千个样子，一千个大小，所以砌法跟砖有所不同。俗话说‘一块大石头，需要一百块小石头。’所有的藏房都是通过这样的石块组合完成的”。听了老师傅的话，宝来对藏族建筑石砌技艺有了更深的认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学习，加上老师傅的耐心指导，宝来终于掌握了砌石技艺，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石匠。

……

宝来喝了一口茶，咂了咂嘴，举起茶壶为我们每个人的碗里添满茶后，继续讲诉过去的故事：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日子一天也比一天好。生活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开始修建房屋。宝来也成了大忙人。

到今为止，宝来已完成了86座藏房的修建工作（主要是从事石匠工作——砌墙子），劳动成果遍及康巴地区。

当我们问及宝来大叔传承谱系时，他笑着说，虽然我没有正式拜过师傅，不过严格意义来说，我应该属于师徒关系传授。

老人把我们带到该村一农户修建房屋的现场，他走上墙头，挽起袖口，拿起石头一边砌墙，一边为我们讲解砌墙方面的有关知识。他告诉我们，砌筑石墙完全采用天然石块、泥土和木材为基本材料，然后根据经验，选择大小石头进行搭配，然后用加水调稀的泥土填补石缝，石墙砌到一定高度后，在墙内放一排木头，搭内架，砌反手墙，目测收分。民居一般砌三层九米至二十米，古碉甚至砌四五十米高，整个墙体要达到外墙和内墙很好衔接，外墙要光滑，石头错落有致，墙角笔直，收分得当等。

在修建房屋的现场，几位年轻人一边看着宝来修葺房屋，一边模仿老人的样子堆砌石块。这时候，一位年轻人因为石头摆放不正确，老人看见后，拿着手锤轻轻的敲打了几下，那石墙就严丝无缝了。

老人笑着说，这位年轻人学习石砌技艺的时间很短，所以要多次纠正。

老人颇为自豪地指着几位年轻人说，这些都是我教过的年轻人，他们现在都可以独挡一面了。老人告诉我们，自己从事砌石技艺工作已有四、五十年，修建了86座藏房。在这漫长的石匠生涯中，自己很想将砌石技艺传授给年轻人，只要年轻人愿意学、好学，自己会把平生技艺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他们。

在传授技艺过程中，老人总是手把手地教，耐心细致地讲。在老人的传授下，许多年轻人掌握了砌石技艺。

在采访结束时，老人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传承藏族建筑石砌技艺，我有责任把石砌技艺发扬和传承下去。就在笔者要离开的时候，老人告诉笔者，2007年10月26日，他被确定为省级藏族建筑石砌技艺传承人。

在回来的路上，我的眼前挥之不去的是老人那张刻满岁月痕迹的脸，以及老人对石砌技艺传承的那种美好愿望，我坚信，老人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KANGZANGYIWEN 康藏异闻

孤傲的王者

■贺先枣

在那片密林深处，我同它不期而遇。当时，林里没有风。走在厚厚的落叶上面，连我自己也没有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边走，一边用五音不全的嗓门唱着一支其实算不上歌的歌儿。永远都记得，那时我的心里很静，什么都没有去想。

突然，我看见了它。

它懒懒地伏在离我的头顶不到二米的地方。那是一棵大树，横着生长的一枝树桠，树叶并不浓密，一缕柔和的阳光正好洒在它的脖子附近，恰恰让它的脸处在阴影里。我的目光只在它美丽的铜钱花的皮毛上停留了极为短暂的一瞬间，就被它那令人心动的地方所吸引：它那双在阴影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那是双大猫的眼睛，而且是受到惊吓以后的大猫的眼睛。眼睛像琥珀色，又像是黄中透着蓝色，说不准，但炯炯有光。

可是它一动也没动，它只是盯着我，它也没出声。不过，我在那段时间里却分明地感觉到它正准备怒吼一声，而且，说不定在我不能预见的什么时候，它就要从那树桠上一纵而下。一想到那情景时，大脑里完全空白了，没有向前的勇气，也忘了还可以朝原路上退去。

就那么呆着，记不得、也说不清有多长时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猛然，记起来洛绒老爹说的那句话来。老爹是在同我关于一次树林里有豹子的闲谈中，无意说出的那句话。在此时，竟成了指导、规范我一举一动的行为准则。那天，老爹说，这片林子里的那头豹子从来不会主动攻击过路的人，它是吃饱了就上树去睡觉，饿了也要等到天黑了才出去找东西吃。它连那些跑进林里的牛、羊也不咬，因为它知道这些牛羊是林子边住的人养的。要是碰见了它，不要惊惶失措，不要乱跑，不要惊叫，更不要做出要打它的架势。只需盯住它的眼睛，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它：说你不会伤害它，告诉它说你只是一个过路的人，对它说对不起，打扰了它的安宁，过路的人马上就会离去。在老爹说这些话的当时，我是好好地嘲笑了老爹几句，豹子能懂得人的心事？然而在此时，我也只好照老爹说的那样去做，虽然，心里并没有多大的把握。

我望着它的眼睛，却不知为什么竟没把在心里向它道歉的意思传递过去。因为一定下神，竟把害怕忘记了，而是在心里说，我真想抚摸一把你的顶花皮，你这头美丽得不可思议的大猫，你孤独的在这无边无际的树林里，你不感到害怕吗？你真的那么厉害吗？

它没有动，起码在我看来它没有动，它只是静静地看着地面上离它不远的人。它是那么地孤傲、它在树上显得那么地高远，它好像是沉浸在它的自由自在之中，它不想也不愿意有什么影响了它的宁静。就在那一刹那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美丽而强健的它和与它非常和谐的环境就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那是一种有着强烈震撼力的氛围，它似乎在无言地说着：我，是这里的王者！

也就在那一瞬间，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从心灵的最底层冒了出来，是由衷的，没有一丝是因为害怕而产生的、向它讨好、献媚，也没有一点是因为害怕而产生的畏惧。那只是一种由喜欢它突然变成的崇敬，也不知是为什么又很快转化成了自责：为什么竟然会这样贸然地闯进了本属它的领地！

人和豹的眼睛对视着。它的眼神里没有不友好的成份，却有一些不耐烦，它突然把眼一闭，张开了大口，谁都能看出来，那只是一个长长的呵欠。它的尾巴不知为什么一下从树枝上露了出来，在半空里晃来晃去。而它又将头伏在它的前脚上，闭上了眼，那一连串的动作，都是在那么放心、那么自信的一种状态下完成的。人，在这时因为说不清的原故，也在心里有一丝悲哀，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对它面前所有的一切的蔑视，尽管说不定在它面前的人就有可能给它带来致命的危险。可它那样地坦然，那样的自命不凡。它把尾巴收上去，竟然想闭上眼又睡觉。**（未完待续）**

甘孜谚语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是甘孜地区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今天介绍新的谚语：

不欠债务是富人，没吃官司便欢乐

这句谚语的意思是：人们只要不欠债，便可以觉得富足。只要没惹上官司，便可以觉得欢乐。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知足常乐。一个快乐的人一定是有知足的修养的。《老子》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五 色 海

第 840 期